



薛涛 获奖小说
名家导读本

打开天窗

薛涛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薛涛获奖小说
名家导读本

打开天窗



薛涛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打开天窗 / 薛涛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5
(薛涛获奖小说: 名家导读本)
ISBN 978-7-5324-9822-2

I. ①打... II. ①薛...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03249 号



薛涛获奖小说(名家导读本)

打开天窗

薛涛著

王小月 绘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朱艳琴 美术编辑 赵晓音
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许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o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1.5 字数 136 千字

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822-2 / I · 3912

定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001/ 我家的月光电影院

049/ 打开天窗

119/ 正午的植物园



我家的月光电影院

我家的露天电影院只演了六天，
电影院不在了，月光还照耀着我家的院子。

——题记

第一天

那天放学，发现胡同口槐树上的蝉不叫了。问树下的擦鞋老徐，老徐爷爷告诉我，立秋了，这些小东西就老实了。闹了一个夏天突然没有声音了，就觉得要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晚上，赵叔叼着长长的烟卷来了，告诉爸爸造船厂他们的车间大检修，这两个月不用上班了，工资发百分之五十。

爸爸把赵叔的烟卷折下一半，点着长长吸了一口，“嘿，不错啊，自由了……”

我正在写作文，题目是“金色的秋天”，撕了六页纸，才写出这样的开头：“在秋天里，农民伯伯高兴地收割果实，工人叔叔兴高采烈地加班加点……”爸爸放假了，去哪加班加点，开头还得重写。

我扔了铅笔，凑过去，“爸，是不是下岗啦？看你那样子就是下岗了。”

爸爸打起精神，眼睛也明亮起来，“没听清楚吗，是短期检修，一入冬咱就又上班了。”

“啊，是这样，那你蔫什么呀？”我歪头看着爸爸。

爸爸马上挺直了身子，“谁蔫了？这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这还差不多，像个男人。

晚饭时妈妈也听说了爸爸的“悲惨遭遇”。妈妈劝爸爸，那就闲着，有机会再干点别的。我向全家保证，以后每顿饭吃半饱，宁可饿死也不再买零食。爸爸嘿嘿笑了，说，你混那么惨要我还有什么用。妈妈也笑了，让我别捣乱，赶紧写作文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以后我们得靠妈妈在服装厂工作的收入了。我和爸爸，两个男人，让一个女人养着，真惨啊！

我跑进自己的房间，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李小蝉打电话，告诉她以后再买零食别带我一份了，除非她买单，我爸爸造船厂放假了。李小蝉也理解成了下岗，所以特别同情我，说以后都是她请客了，只要她兜里有钱我就饿不死。我感动得直流鼻血，一口气写完了那篇作文。

李小蝉够朋友。这几年我俩一直在一个班，我可没少请她吃这个吃那个的。算算，单是虾条也有一百袋吧！

爸爸喜欢看电影频道。平时爸爸是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看，我只能偷偷地从门缝瞥两眼。爸爸以前在电影放映队工作过，所以对电影有点特殊感情。爸爸一直这样说，他跟张艺谋徐静蕾是同行，都是电影工作者。听听这话也没毛病。

今晚演的是个枪战片，我刚从门缝里看了两秒钟，爸爸啪地关了电视，一头钻进储藏间开始翻东西，稀里哗啦的。过了一会儿，顶着一头灰尘出来了，手里抱着一个很旧很旧的大箱子。真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



家底。我问这是什么，爸爸并不答话，很神秘的样子，小心地把箱子放下。

爸爸长长呼出一口气，“哎，搞个问卷调查，你说现在还能不能有人愿意坐在院子里看电影？”

我想都没想，“愿意啊。那多有意思啊，比憋在家里写作业强多了。要是大人和老师同意，我们班同学 100% 都愿意。”

爸爸又问妈妈。妈妈见爸爸认真，想了想，“老电影院早改成大众舞厅了，要是能坐在院子里看看露天电影，挺美的。”

爸爸得意地笑笑，把那个大箱子调了个方向，用袖子掸掸灰尘，一按卡簧，盖子迟钝了一下，还是砰地弹开了，里面躺着一架破烂机器。

妈妈说：“你把这玩意找出来干吗？”

爸爸不多说什么，只说有有用，一会你们都得服我。

爸爸把那架机器轻轻搬出来，怕碰坏了零件，喊我帮忙。我伸手接了一下。接着爸爸又找出一个工具箱，里面也藏着许多家什。那些东西我只认识钳子，其他奇形怪状的就不知道叫什么了。爸爸要我给他当帮手，给他递这样那个的，像侍候手术师一样，开始修理那架破烂机器。他对这架老机器兴趣浓厚，一会儿“钳子”一会儿“螺丝刀”。我稀里哗啦地翻腾，最后还是他自己找出来的。结果令爸爸很沮丧，他跟妈妈要钱，说明天要去五金商店买零件。妈妈不肯给钱，说没必要再往这个东西上搭钱了，你要是闲得没事做出去下棋得了。爸爸说你知道什么，拿钱买零件修理它是正常投资，有利润的。妈妈不相信这个破烂机器还能产生利润，死活不给钱。

爸爸急了，说：“我家的电影院就要开业了。你还怕什么！”

爸爸修理的机器是一架电影放映机，当年电影队解散时爸爸用两条烟换了这架废品，只图留个纪念。谁想到现在它要发挥余热了。

妈妈想了想，同意给爸爸“投资”，但是要求爸爸合法经营。爸爸说合法经营要办不少手续，咱们先试试再补办手续。妈妈勉强同意了。听说爸爸上学时就是一个爱违反纪律的学生，他这么干也不奇怪。

第二天

早上，爸爸把他的破烂放映机绑在自行车后面，照例要我帮忙，还不让我碰这碰那，好像这东西马上就可以造钱了。我问爸爸，像我这样经常帮忙的算不算投资，将来赚钱了应不应该分得利润？爸爸说我的劳动算入股，我们这个电影院可能算股份有限公司呢，以后当外人的面要正规点，得叫他总经理吧。我问那我是什么呢？爸爸想了想说，副总经理你妈当了，你就当合法继承人吧。我问，你是说这个放映机以后就归我了？爸爸点点头。我乐坏了，就当合法继承人，这个职位好像比副总经理好多了。

爸爸只吃了一点饭就带着他的造钱机器出发了。自从昨晚决定做这个事情，爸爸兴奋得像个低年级的小豆包。

妈妈和我也都没吃下饭。按照总经理的安排，早上妈妈负责归整我家的小院，把这里改造成一个露天电影

院。基础还不错，我家的围墙高高的，面积也有排球场大小，坐几十人没问题。妈妈把家里能用的椅子、凳子、小沙发都算上了，可惜才九个座位。我说我可以把我的椅子让出来。妈妈说那不行，你还得学习呢，你的椅子不能用，宁可搬点砖头过来。我说家里办这么大一个股份公司，我是合法继承人应该做点贡献，宁可不写作业了，站着陪大家看电影，顺便维持维持秩序。妈妈掐了我一把，告诉我休想。

眼看着妈妈津津有味地工作，我却不能参与，还得上学去。

下课时我可没闲着，净给我家的电影院做广告了。我先告诉李小蝉：“喂，我家开了个电影院，欢迎你去啊。凭我俩的关系，我跟副总经理说说，票价给你打对折。”

李小蝉开始不信，后来相信了，问票价多少钱，凭我俩的关系应该免费的。我同意考虑考虑，但我家的电影院特别正规，免费的事情得跟总经理商量呢。

李小蝉问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都是谁，我如实告诉他，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妈，我本人是合法继承人。听罢，李小蝉马上对我更加密切了几分。

我利用课间和课堂上，向所有同学宣传了我家的电影院。办了公司不做广告不行啊！

同学们都觉得坐在院子里看电影很新鲜，急着问什么时候开演，是不是今天晚上就可以去了，还问多少钱一张票。我一时也回答不了，心想，要当总经理就好了。也不知总经理爸爸的放映机修理好了没有，得抓紧时间，我这里客户可不少了。

熬到放学，我飞奔着回家，李小蝉气喘吁吁跟在后面，被我落下好远。

爸爸已经在院子里忙着，笑眯眯的样子。妈妈去街坊邻居家宣传去了。

爸爸修好了放映机，还从电影公司上班的舅舅那里搞到一个老片子，叫《地雷战》。我早就听爸爸说过这个片子，但是没看过。爸爸把放映机支在院子中间，把一个圆盘安装在放映机的轮子上，院子里弥漫着电影胶片的特殊味道。李小蝉傻傻地看着，她是喜欢上这架机器了。我提醒李小蝉离那东西远点，很贵的。李小蝉乖乖地闪开了。这厉害丫头在我面前还从来没这么听话过。

李小蝉不停地问什么时候开演，我故意装作稳重的样子告诉她没那么简单，那机器复杂着呢。其实我也着急了。

爸爸搞定了放映机，要我俩帮他支银幕。我还没看见银幕的影子，爸爸又钻进了一储藏间，真不知道那里面还有多少家底。爸爸再出来时拿了一团白布出来，展开一看，皱巴巴的不知裹了多少年了。这样可不行。爸爸用熨斗细致熨了一遍，这块皱巴巴的白布变成了平整的银幕。爸爸从没给我熨过衣服，干起老本行来他就是用心。

我们把银幕搭在屋檐上面，自然下垂罩在窗户前面。对面十来个凳子摆放得整整齐齐的，今天没摆砖头。妈妈说了，第一天，来人不能多。我兴奋得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李小蝉忘了回家，在我身后跟着。李小蝉小声跟我嘀咕，今天免费吧，我也没带钱啊。我要她沉住气，先别声张。

一家人手忙脚乱的，忘记了做晚饭。天要黑下来的时候，爸爸和妈妈还没定下票价，爸爸说三元，妈妈说两元。妈妈的意思都是邻居和熟人，要钱不好意思呢，象征性收点不白演就行了。这两天净爸爸说话算了，妈妈这副总经理只有干活的份。妈妈说以后不能什么事情都你做主，关键的事要全家举手通过。妈妈看着我给我使眼色。爸爸觉得有理，问我的意思。我说那就两元吧，于是定下票价：两元一张。

这时李小蝉大声说：“就是两元我们小孩也看不起呢。”我提醒她这是公司内部的事，她没资格发言。但是李小蝉说得有些道理，我采纳了她的建议，我就提议学生半价，一元，然后举手看着妈妈。妈妈举手同意。李小蝉没犹豫也举了手。我按下她的手，告诉她这还是我们股份公司内部的事。李小蝉不好意思了，赶紧放下手。为了防止再犯，她把两手背在身后，像上课认真听讲的姿势。

学生半价也获得通过。爸爸气得不行，悻悻地说这样干要能挣钱才怪。最后，详细分工，妈妈看门收钱，爸爸负责放映。

爸爸还找到一块木板，用粉笔写上：

电影院今日上映：《地雷战》

票价：大人2元 儿童1元

我把木牌子挂在大院门口，做完这个爸爸告诉我再没我的事了。

我说，这样也太不合理了，都是一个公司的，我哪好意思呆着？这次爸爸和妈妈没有争议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把耳朵塞住。写作业，学习。谁说让你呆着啦！”

妈妈还对李小蝉说：“你也回家吧，愿意看周六来。”

李小蝉赖着不走，还哀求呢，“看看开头不行吗？”

妈妈不答应。

我说那留下来，跟我一起写作业。

妈妈没反对，把门从外面挂上，放心地走了。妈妈刚走我就把手伸出去，轻易打开了它。妈妈太低估我的智商了。李小蝉有点崇拜地看着我。

第一个观众是爸爸一个车间的赵叔。他闲着没事，是来找爸爸下棋的。一进院门，就看见门口的木牌子，觉得不对劲。爸爸说：“搞了个电影院，

你免费。”

赵叔说：“《地雷战》！小时候看过，有意思。”

赵叔坐下来吸烟。爸爸一边讲着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妙处，一边忙着调试放映机。

爸爸没经过我和妈妈同意，随便给他的老朋友免费，爸爸又违规了。

不久，三三两两来了几个邻居，掏出零钱来给妈妈，然后嘻嘻哈哈进来坐下。妈妈一脸的害臊，好像那钱不该拿似的。幸亏我家刚搬来几个月，跟周围的人不熟悉，不然妈妈非辞职不可。有两个人是出来散步，遇见这里演电影，没带钱，要欠着。妈妈的意思可以欠着，但爸爸不同意，还掏出粉笔在木牌下面添上：概不赊欠。这两人就跟认识的人借了零钱，进来了。妈妈一再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人家说没什么，商品社会嘛，很正常的。爸爸说就是的，没什么不好意思。

这下赵叔坐不住了，掏出两元钱要塞给妈妈。爸爸说这样吧，只给你免一天的，再来收你的钱。赵叔这才安心坐好，感激地看着我们一家人，像欠了我家多少人情似的。

我举起手说同意。妈妈忙着收钱呢，没注意这边的表决。

天黑下来时，院子里总共坐了八个观众，还算免费的赵叔。我替妈妈算了账，用的是乘法： $2 \times 7 = 14$ 。妈妈收到十四元了。第一次发现上课学的东西还真有用，我赶紧退回屋去，对李小蝉说：“好好学习吧，将来真有用的。”

李小蝉只关心电影什么时候开演。院子里买票的七个人也着急了，借钱买票的两个人说再不演要退票了。爸爸踮脚看看院外，没有人再来的迹象了，让妈妈临街再吆喝一下，妈妈试了半天也张不开嘴，只好罢了。爸爸很不满意，只好答应马上开演。很快，放映机的轮子转起来，音乐

开始了，因为是老片子的缘故，音乐的曲调时常滑到别处，听起来反而特别有味道。字幕也同时跳出来，影像在不十分平坦的银幕上闪现……

李小蝉急得直喊，要冲出去。我也坐不住了。推开门还没看清什么，妈妈就过来把门又挂上，“回去回去，写完作业再看”，还把我俩的耳朵塞了纸团。

我俩赶紧写作业，也不知道写了什么，主要是不放心演到哪了。后来，我发现，另一个房间就是挂银幕的位置，在屋子里透过窗玻璃能看见电影的反面。嘿嘿，跟正面没什么区别，还能听见院子里不时传来的观众笑声。我和李小蝉轮换跑去看。等到写完作业，电影演到大半，我和李小蝉大大方方在院子里坐下。

我和李小蝉同时看见了银幕上方的月亮。秋天的夜空没有多少杂质，月亮比夏天的还干净。李小蝉张大了嘴巴，眼睛亮亮的。我们很久没有抬头看夜空了，老师讲过的那条银河隐隐约约地从头顶流过。我问李小蝉那里面的水为什么落不下来呢，难道阴天时下来的雨就是银河里的水吗？李小蝉乐得前仰后合，样子夸张极了，就像我特别无知似的。她告诉我银河里的不是水，是星星，说我肯定没认真听课。我才不跟她争辩，我还要看电影呢，又不是看银河来了。

我没忘再点点人数，发现整个院子里多了一个人。我问妈妈多了一个人她知道不知道。妈妈说不知道，她只顾自己看电影了。爸爸断定是有人趁天黑混进来了。可是天黑，妈妈也认不出谁买了票谁没买票。买票的只是把钱交到妈妈手里，也没有个凭证，查都没有依据。说是卖票，其实没有给观众票根。

爸爸停了电影，“谁看电影没花钱啊？”

赵叔尴尬地站起来。爸爸让他坐下，告诉他没他的事。赵叔咧嘴笑笑，